

《磧砂藏》扉畫的構成與圖像研究

鄧葶涓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提要:

隨著現今多種版本的漢文大藏經被發現，藏經版本的研究由於校勘以及版本源流考察的需求日趨豐富，然而刊刻於藏經之前的扉畫卻較少被關注，或者只被視為中國佛教版畫發展史上的一種表現來研究。但藏經扉畫的價值卻不該止於如此，藏經扉畫中的信息除有刊刻年代、刻工姓名外，透過扉畫的內容與布局更反映了當時代的信仰。而上述這些信息也有助於我們了解一部藏經的刊刻動機、緣主自身的信仰，以及刊刻當時的信仰需求，以及不同地區間的繪畫風格交流等事。

基於上述思考，本文選擇以現今留存較完整，且易於取得的《磧砂藏》進行研究，探討《磧砂藏》扉畫之刊刻年代，以及扉畫的圖像構成，並從中分析藏經扉畫所傳達的信仰內容。

而透過本研究可以看出當時《磧砂藏》扉畫融入藏地教主、秘密主尊形象等內容，因此選擇將圖像內容與刻藏當時的歷史進行連結，得出《磧砂藏》扉畫的風格應與雕刊緣主管主八為薩迦派僧人，以及其續刻之秘密經有一定的關聯，這正好反映了當時代中國的西藏密教信仰內容與對此信仰的重視。

關鍵字：《磧砂藏》、藏經扉畫、佛教版畫、圖像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今隨著多種版本的漢文大藏經被發現，藏經版本的研究由於校勘以及版本源流考察的需求日趨豐富，然而刊刻於藏經之前的扉畫卻較少被關注，或者只被視為中國佛教版畫發展史上的一種表現來研究。但藏經扉畫的價值卻不該止於如此，藏經扉畫中的信息除有刊刻年代、刻工姓名外，透過扉畫的內容與布局更反映了當時代的信仰。而上述這些信息也有助於我們了解一部藏經的刊刻動機、緣主自身的信仰，以及刊刻當時的信仰需求，以及不同地區間的繪畫風格交流等事。

然而現今較為容易取得的現代裝幀形式藏經，卻往往將刻於藏經之前的扉畫抽除或者縮小印刷，¹在此條件下增加了研究的限制，因此本文選則以現今可以取得，且較為精良的《磧砂藏》扉畫為例。探討《磧砂藏》扉畫之刊刻年代，以及扉畫的圖像構成，並從中分析藏經扉畫所傳達的信仰內容。

二、研究回顧

本文選擇以《磧砂藏》扉畫做為研究主題，試以探討《磧砂藏》扉畫中所傳達的信仰問題。而與本文相關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為通論式的概說佛教版畫史，因藏經扉畫是佛教版畫發展史上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在探討佛教版畫史時不免提及藏經扉畫，而《磧砂藏》扉畫也包含在其中。此類著作有李之檀的《中國版畫全集·佛教版畫》²與周心慧的〈中國古代佛教版畫史綜論〉³。其中李之檀的《中國版畫全集·佛教版畫》一書蒐集了各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版畫作品，並附上相關解說。且書中的一些圖像取得並不容易，因此透過此書的整理為佛教版畫研究帶來許多可用材料。

第二部分為在探討藏經版本時，藏經扉畫也是考察重點之一，因此在探討《磧砂藏》特色時，不免也會提及扉畫的部份。代表性著作有李富華、何梅的《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⁴一書，此書中蒐集許多有關《磧砂藏》刊刻的相關資料，對於判斷《磧砂藏》刊刻時間與經過的考察相當仔細，但本文主題的扉畫部份，並非此書的重點，因此雖有提及但只有簡單帶過。

第三部分為因《磧砂藏》扉畫獨特的西藏或者說是西夏風格，因此引起學者們對《磧砂藏》扉畫與西夏佛教版畫風格繼承的考察，代表性著有黃士珊的〈西

¹ 如線裝書局出版的《磧砂藏》、《永樂北藏》皆將原有的藏經扉畫抽除，而《中華大藏經》中的扉畫則將之所小為單面的二分之一，由於圖版的縮小因此辨別人物特徵的難度增加。

² 李之檀編，《中國版畫全集·佛教版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

³ 周心慧，〈中國古代佛教版畫史綜論〉。《中國古代版刻版畫史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頁 109-212。

⁴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夏佛經版畫再探》⁵。而此類研究繼續延伸後，發現這種繪畫風格的交流，與當時同在杭州刊刻的《普寧藏》、《河西字大藏經》因有著相同的秘密經入藏和相同的發起人與刻工，就此有了莫大的關聯。學者們也為此致力於探討元代杭州刻大藏經的相關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王菡的〈元代杭州刊刻《大藏經》與西夏的關係〉⁶、賴天兵的〈江南抑或西夏—金剛上師膽八與白雲宗主道安題款《普寧藏》扉畫的年代、內容與圖本〉⁷、張陸地《元代藏傳佛教高僧在杭州路的弘法活動》⁸。

透過上述回顧，發現前人研究注意到藏經扉畫在中國佛教版畫史上的定位，且對《磧砂藏》的刊刻始末做了詳細的考察，並已分析了版畫中的圖像構成、發起人、刻工、題記等，考察不同藏經扉畫之間的繼承關係與風格的相互影響。但並未深入探討扉畫中所傳達的信仰內容，然而透過對扉畫進行分析與解讀，有助於我們了解當時的信仰需求、漢藏交流等事，因此對於藏經扉畫研究還有深入的空間。

貳、《磧砂藏》扉畫之題記探討

《磧砂藏》其名是因刊板於南宋平江府陳湖中磧砂延聖院而得，故又稱《延聖院本》⁹並於南宋寧宗嘉定九年(1216)時刊板，元代又有續刻至至治二年(1322)完版，但到了明代都還有補板的情況。¹⁰《磧砂藏》雕刻歷經了一百多年，且宋、元兩時期的版式有明顯變化，因此在使用上，了解所使用內容的刊刻年代顯得相當重要。本文主題所關心的藏經扉畫也不例外，而扉畫的刊刻時間通常是依題記記載所推斷，其中較為常見的《磧砂藏》扉畫共有九幅，除「萬壽殿譯經圖」(圖一)外的八幅扉畫以循環方式出現，首先透過扉畫旁的題記來探討刊刻年代、刻工、緣主的問題，題記相關記載以下以表格方式呈現：

編號 ¹¹	扉畫名(依內容)	題記
vol. 73 (圖一)	萬壽殿譯經圖 ¹²	都功德主江淮請路釋教都總統永福大師 楊璉真佳
天(圖二)	釋迦摩尼說法圖	陳昇畫/袁玉刊
地(圖三)	釋迦摩尼佛與八思巴	
玄(圖四)	佛為大白傘蓋佛母講經	陳昇畫(日本龍谷大學藏本:陳寧刊)
黃(圖五)	釋迦摩尼說法圖	杭州眾安橋楊家印行 楊德春 (中國國圖藏本:杭州眾安橋北楊家印行 楊信真) ¹³

⁵ 黃士珊著、楊冰華譯，〈西夏佛經版畫再探〉。《絲綢之路研究集刊》，2017，頁 279-309。

¹¹ 使用版本為《影印宋磧砂藏經》中的扉畫，除未出現的「萬壽殿譯經圖」外的八幅扉畫為依序重複出現，因此在本文中第一次出現之函號為代表。(《影印宋磧砂藏經》，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1936。)

¹² 在李際寧，〈北京圖書館藏磧砂藏研究〉中提及此幅扉畫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李際寧，〈北京圖書館藏磧砂藏研究〉。《北京圖書館館刊》3，1998，頁 73。)但因無法取得原圖，故使用李之檀，《中國版畫全集·佛教版畫》一書中的「萬壽殿譯經圖」圖像。(李之檀，《中國版畫全集·佛教版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頁 95。)

¹³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285。

宇 (圖六)	佛為薩迦班智達說法	
宙 (圖七)	釋迦摩尼與文殊師利	雍正礼李氏施財 / 孫祐刊
洪 (圖八)	釋迦摩尼佛與觀世音菩薩	
荒 (圖九)	釋迦為文殊師利說藥師經	陳昇畫/陳寧刊

(表格依扉畫題記自行繪製)

現今《磧砂藏》扉畫的刊刻年代是從風格、內容與題記所推算得知，首先從題記來說，在九幅扉畫裡較為獨特的是「萬壽殿譯經圖」一畫，其獨特之處在於此幅版畫並未出現於影印宋版藏經會印行的《磧砂藏》中，反而只出現於少數特定的藏本當中，且扉畫同於《普寧藏》，只是題記部份有所更改。¹⁴在《磧砂藏》的「萬壽殿譯經圖」旁有一題記，內容為「都功德主江淮請路釋教都總統永福大師 楊璉真佳」¹⁵，這條題記提供了推算《磧砂藏》扉畫年代的線索，題記中出現的楊璉真佳¹⁶是元代的西番僧人，由此可以推知此幅《磧砂藏》扉畫為元代補入，雖然在史籍中有關楊璉真佳生平記載並不完整，但在《元史》至元十四年(1278)中記載「詔以僧亢吉益、憐真加、加瓦並為江南總攝，掌釋教」¹⁷，憐真加即為此處所說的楊璉真佳，可之楊璉真佳在此時擔任了江南總攝一職。而在至元二十三年(1287)又有「以江南廢寺田土為人占據者，悉付總統楊璉真加修寺。」¹⁸的記載，這與「萬壽殿譯經圖」中稱呼楊璉真佳為總統是相符的，因此可以推知此幅扉畫的製作時間在至元二十三年（1287）左右。¹⁹而《普寧藏》中出現的「萬壽殿譯經圖」據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一書的考察，現存於山西省圖書館藏《解脫道論》卷一前，此幅圖旁附有題記，內容為「千緣雕大藏經板白雲宗主慧照大師、南山大普寧寺住持沙門道安、功德主檐八師父金剛上師慈愿弘

⁹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252。

¹⁰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262-270。

¹¹ 使用版本為《影印宋磧砂藏經》中的扉畫，除未出現的「萬壽殿譯經圖」外的八幅扉畫為依序重複出現，因此在本文中第一次出現之函號為代表。（《影印宋磧砂藏經》，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1936。）

¹² 在李際寧，〈北京圖書館藏磧砂藏研究〉中提及此幅扉畫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李際寧，〈北京圖書館藏磧砂藏研究〉。《北京圖書館館刊》3，1998，頁 73。）但因無法取得原圖，故使用李之檀，《中國版畫全集·佛教版畫》一書中的「萬壽殿譯經圖」圖像。（李之檀，《中國版畫全集·佛教版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頁 95。）

¹³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285。

¹⁴ 賴天兵，〈江南抑或西夏—金剛上師膽八與白雲宗主道安題款《普寧藏》扉畫的年代、內容與圖本〉，頁 234。

¹⁵ 李之檀，《中國版畫全集·佛教版畫》，頁 95。

¹⁶ 楊璉真加（Rin chen skyabs），又稱楊璉真佳，《元史》中又稱其為憐真加，而四庫本稱其為嘉木揚喇勒智。

¹⁷ 宋濂撰，《元史》卷九。《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0046&page=173>（2020.09.28 上網檢索）。

¹⁸ 宋濂撰，《元史》卷十四。《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0047&page=188>（2020.09.28 上網檢索）。

¹⁹ 有關釋教都總統所的內容參考賴天兵，〈關於元代設於江淮/江浙的釋教都總統所〉。《世界宗教研究》1，2010，頁 55-68。

深普皈攝化」²⁰透過這段題記可以得知慧照、道安、檐八等人促成了《普寧藏》扉畫的刊刻。據賴天兵〈江南抑或西夏〉²¹一文中對《普寧藏》刊刻年代的考察，發現在《普寧藏》《大方廣華嚴經》卷四十中題記記載：

切見湖州路思溪法寶寺大藏經板泯於兵火隻字不存，累承杭州路大明慶寺寂堂思宗師會集諸山禪教師德同聲勸請(中略)江淮諸路釋教都總攝扶宗弘教大師、江淮諸路釋教都總攝永福大師，大闡宗乘，同增福算(中略)時至元十六年己卯十二月吉日拜書。如志先師和尚慧照大師，以教法任重任己(中略)罔敢少懈，不料先師和尚於至元十八年春示寂于大都大延壽寺²²

從上述引文得知在至元十六年(1280)時楊璉真佳還只被稱為總攝。且引文中提及慧照大師卒於至元十八年(1282)，而《普寧藏》中的扉畫題記出現了慧照大師的名字，因此《普寧藏》中的「萬壽殿譯經圖」刊刻時間至少早於1282年。從上述推斷，得知《普寧藏》中的「萬壽殿譯經圖」的刊刻時間應早於《磧砂藏》，這也回應了《磧砂藏》中的「萬壽殿譯經圖」可能原屬《普寧藏》，而《磧砂藏》中的「萬壽殿譯經圖」只是《普寧藏》的移版。而其他扉畫的刊刻時間，可以一扉畫的內容來判斷，如出現了薩迦班智達、八思巴兩位藏地教主圖像，因此能推斷為元以後刊刻，有關此問題將於下一章節詳細探討。

此外，《磧砂藏》扉畫中除了「萬壽殿譯經圖」一畫外，其餘扉畫皆展現出名顯的西藏繪畫元素，並能在扉畫裡看見漢藏交流的表現。其中西藏繪畫元素的表現如出現穿著藏式僧服的僧人、密教主尊形像等。而漢地元素的表現方面，可以透過題記中刻工、畫師的姓名出現「陳寧」、「陳昇」、「楊德春」、「孫祐」等，由姓名判斷他們皆是漢人，而《磧砂藏》扉畫中出現穿著漢人服飾的諸天菩薩形象，似可理解為由於刻工、畫師皆是漢人，因此創作時自然地融入了漢地元素所致。

那麼為何會在漢文藏經《磧砂藏》裡會出現西藏佛教的密教主尊?這問題可以從《磧砂藏》的主緣刊刻管主八說起，據宿白〈元代杭州的藏傳密教及其有關遺跡〉²³一文提及，「管主八」應是藏文 *bka' 'gyur pa* ²⁴的譯音，意思是經藏大師，且考察管主八經歷後，認為其即使不是當時帝師直系的薩迦僧人，至少也是薩迦派重要高僧。²⁵在李富華、何梅的《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一書中引《磧砂藏》

²⁰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330。

²¹ 賴天兵，〈江南抑或西夏—金剛上師檐八與白雲宗主道安題款《普寧藏》扉畫的年代、內容與圖本〉，頁237。

²²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0，《大正藏》冊10，第293經，頁849。

²³ 宿白，〈元代杭州的藏傳密教及其有關遺跡〉，《文物》10，1990，頁55-70。

²⁴ 藏文 *bka' 'gyur* 通常譯為甘珠爾，意旨西藏藏經中的佛說部(相對漢文大藏經中經的部份)，而藏文 *pa* 為後綴字，字尾加 *pa* 可以指與此相關的人，因此宿白在此處將 *bka' 'gyur pa* 理解為經藏大師。

²⁵ 宿白，〈元代杭州的藏傳密教及其有關遺跡〉，頁64。

氣函《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十五末的刊記寫到，「時大元大德十年歲次丙午七月十五日主緣刊大藏經僧錄管主八謹題」²⁶、「勸緣掌局功德主行宣政院所委官前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²⁷由此可知在大德十年（1306）七月廣福大師管主八擔任了松江府僧錄，並主緣刊刻了《磧砂藏》。²⁸

此外，《磧砂藏》遵函的《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九末的題記記載：

上師三寶加持之德 皇帝太子福蔭之恩，管主八累年發心印施，漢本河西字大藏經八十餘藏，華嚴諸經、懺佛圖等西蕃字三千餘件經文。外近平江路磧沙聖寺大藏經板未完，施中統鈔貳佰定及募緣雕刊，未及一年已滿千有餘卷，再發心於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經律論數百餘卷，施財參佰定，仍募緣於杭州路刊雕，完備續天下藏經悉令圓滿集於。（中略）

大德十年丙午臘八日 宣授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 管主八謹題²⁹

據李富華、何梅的考察與上述類似的刊記也出現在影印本何函《聖吉祥真實名經》與山西崇善寺藏《磧砂藏》踐函的《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末尾刊記當中。³⁰由此可以得知，管主八發心募緣雕刊大藏經，並取秘密經論雕於其中，使其圓滿，這似乎也能證明《磧砂藏》扉畫因受管主八自身的信仰與其刊雕秘密經的影響，而在扉畫中出現西藏與密教元素的可能性。

參、《磧砂藏》扉畫的構成與分析

在上述辨別了「萬壽殿譯經圖」為《普寧藏》扉畫之移版，而非原本的《磧砂藏》扉畫，因此接下來的探討將此排除。而此部分就《磧砂藏》所出現八幅扉畫，分析其圖像構成與元代密教信仰的關聯，首先已表格方式呈現版畫的主題與出現的人物：

編號	扉畫名(依內容)	人物								
		至尊	小佛	菩薩	護法	諸天菩薩	阿難	大迦葉	弟子	其他
天 (圖二)	釋迦摩尼說法圖	釋迦	10	8	10	18	1	1	4	求法者 文殊
地 (圖三)	釋迦摩尼佛與八思巴	釋迦								
		八思巴					1	1	2	

²⁶ 《影印宋磧砂藏經》，第 358 冊，頁 31。

²⁷ 《影印宋磧砂藏經》，第 358 冊，頁 31。

²⁸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264-265。

²⁹ 《影印宋磧砂藏經》，第 586 冊，頁 91。

³⁰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291-292。

玄 (圖四)	佛為大白傘蓋佛 母講經	釋迦	10	2	4	11	1	1	8	3 小白 傘蓋
		大白傘蓋								1 印度 祖師
黃 (圖五)	釋迦摩尼說法圖	釋迦	10	10		14	1	1	8	
宇 (圖六)	佛為薩迦班智達 說法	釋迦								4
		薩迦 班智達								
宙 (圖七)	釋迦摩尼與文殊 師利	釋迦		8	10	2	1	1		
		文殊								
洪 (圖八)	釋迦摩尼佛與觀 世音菩薩	釋迦		10		12			10	
		觀音								
荒 (圖九)	釋迦為文殊師利 說藥師經	釋迦	8	4	12 藥叉	24	1	1	4	求法者 文殊

(表格依扉畫內容自行繪製)

由上述扉畫內容的整理發現《磧砂藏》的扉畫內容，並非只有單純的釋迦說法圖，反而有了較強的故事性，如出現釋迦對各種不同人物說法的圖像。透過這些扉畫中出現的不同人物，似能反映出當時的時代背景與密教信仰內容，因此以下針對特別具有代表性的「釋迦摩尼佛與八思巴」、「佛為大白傘蓋佛母講經」、「佛為薩迦班智達說法」、「釋迦摩尼與文殊師利」四幅扉畫進行分析，透過繪畫的特徵辨別人物，並探討其出現的時代背景與代表的信仰內容與意義。

一、釋迦摩尼佛與藏地教主

此部分將《磧砂藏》扉畫中的「釋迦摩尼佛與八思巴」(圖三)與「佛為薩迦班智達說法」(圖六)二幅歸在此類，為判定此二幅扉畫中的角色，因從蒙古與西藏後弘期薩迦派興起的歷史說起。1239年蒙古闊端汗攻入吐蕃，掠奪了噶當派的熱振寺(rwa sgrenng dgon pa)與杰拉康(rgyal lha khang)，由於當時的吐蕃為各氏族掌控並無統一的集權者，因此各氏族間組成會議，推派人選前往涼州與闊端進行會面，而薩迦班智達在當時被認為是吐蕃最高的善知識，因此薩迦班智達與其侄子八思巴被推選前往。³¹而當忽必烈開始朝著蒙古大汗的地位攀升時，忽必烈就要求闊端將原本在涼州的薩迦僧人送來，這時薩迦班智達已經圓寂，因此只有八思巴被送往忽必烈處，³²其後忽必烈稱八思巴為帝師³³，從此薩迦派就

³¹ 此段歷史即是著名的「涼州會盟」。山口瑞鳳著，許明銀譯《西藏》。臺北：全佛出版社，2003，頁479-482。

³² 安瑪莉·布隆鐸等著，謝惟敏譯，《遮蔽的圖伯特：國際藏學家解讀西藏百題問答》。臺北：前衛，2011，頁22-24。

³³ 《元史·釋老志》稱：「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宋濂撰，《元史》卷二百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0093&page3> (2

與忽必烈政權關係密切。這種西藏教派與蒙古氏族所建立的關係也被稱為「權雍關係」(mchod yon)³⁴，在西藏史籍《漢藏史集》³⁵中有詳細的紀錄，並將此解釋為施主與福田。³⁶ 了解漢藏之間的檀越關係後，可以得知元代藏地教主與漢地的互動應是相當頻繁的，如在《元史》中就記載：「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³⁷從此段記載八思巴在忽必烈的要求下創建蒙古新字，因此被賜號為大寶法王，可見當時元代政權對薩迦一派的看重。且具前人的研究推測募緣雕刊《磧砂藏》的管主八也為薩迦派僧人，因此《磧砂藏》扉畫中出現了有關薩迦班智達與八思巴圖像是合理的。

二、佛為大白傘蓋佛母講經

在《磧砂藏》扉畫中也出現了秘密主尊的畫像，如此處所要探討的大白傘蓋佛母，而這也反映出當時對大白傘蓋信仰的重視。首先，如何判斷此幅扉畫為大白傘蓋佛母，可以從元代翻譯的《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³⁸中的形象來辨別，經中說「白傘蓋佛母一面二臂具三目，金剛跏趺而坐，右手作無怖畏印，左手執白傘當胸，嚴飾種種瓔珞」³⁹這與「佛為大白傘蓋佛母講經」一圖大白傘蓋形象相符。而具史金波的研究有關蒙古開始接受大白傘蓋信仰的歷史，透過近年出土的西夏文刻本《大白傘蓋陀羅尼經》殘卷末尾的發願文，裡頭記載西夏滅亡後，蒙古太子闊端禮等覺金剛為國師並學習密咒，而刻印此經番、羌、漢各一千卷流傳於世，由此可以將白傘蓋信仰推至從涼州會盟之後，並與闊端有很大的關

020.09.28 上網檢索)。

³⁴ 有關吐蕃與蒙古間的「權雍關係」又稱為「檀越關係」、「供施關係」、「喇嘛與施主關係」等外文稱“priest-patron”，近代中國因西藏主權問題造成對此解釋為是西藏歸屬中國的表現實有偏頗。(參考 John Powers.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Buddhism*.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7. pp.159-161.、John Powers“Tibet and China's Orientalists: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Identity”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Vol. 19 (2018), pp.3-4.)。此外也有學者注意到此種關係並不能完全簡化與理想化為所謂的「權雍關係」，即蒙古君主提供現實和政治利益的支持，而薩迦派上師提供精神和宗教服務，兩者間相互依賴且相對平等的關係，而應注意到當中傳播之藏傳密教教法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能將之只歸屬於政治的附庸。(沈衛榮、侯浩然著，《文本與歷史：藏傳佛教歷史敘事的形成和漢藏佛學研究的建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頁 248-249。)

³⁵ [明]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撰，陳慶英譯，《漢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³⁶ [明]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撰，陳慶英譯，《漢藏史集》，頁 170-172。

³⁷ 宋濂撰，《元史》卷二百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0093&page=4>，(2020.09.28 上網檢索)。

³⁸ 元代從藏文本翻譯了兩次大白傘蓋陀羅尼經，一是目前最早存於《普寧藏》之沙囉巴(Shar p a, 1259-1314)所譯的《佛頂白傘蓋陀羅尼經》，另一個是這裡所說的最早存於《磧砂藏》之元代真智(1277-1357)等譯的《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這些譯本的出現被視為白傘蓋佛母儀軌源於西藏的證據。(有關白傘蓋佛母信仰內容參考 [法]王微著，羅文華譯，《白傘蓋佛母：漢藏佛教的互動》。《故宮博物院院刊》5，2007，頁 100。)

³⁹ 《影印宋磧砂藏經》，第 585 冊，頁 75。

聯。⁴⁰而有關大白傘蓋信仰的記錄在《元史》當中有對其儀式詳細的記載，如出現：

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八思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段，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獲安國剎。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明殿啟建白傘蓋佛事，用諸色儀仗社直，迎引傘蓋，周游皇城內外，雲與眾生祓除不祥，導迎福祉。⁴¹

可見元代對大白傘蓋信仰的重視，因受帝師八思巴的建議，以致每年都會啟建白傘蓋法會為國家祈福。且在《元史》中記載了整個法會的壯闊場景，與詳細的人員配置，透過這些記載可以了解當時舉行白傘蓋法會所動員的人員不只僧人，還包括了朝廷官員。⁴²此外，《元史》中也記載：「興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儀鳳司掌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每色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⁴³可見當時的大白傘蓋信仰，並非只是統治者的個人信仰，至少透過人員部屬的安排，可以得知漢人、回回、西夏之不同群體皆參與了此一活動。透過這些資料輔以為證，這麼一來《磧砂藏》扉畫中出現了「佛為大白傘蓋佛母講經」一圖，並收錄《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也就可以理解為元代當時對大白傘蓋信仰的看重。

三、釋迦摩尼與文殊師利

在《磧砂藏》扉畫「釋迦摩尼與文殊師利」一圖當中出現了西藏密教信仰中一面

⁴⁰ 史金波，〈涼州會盟與西夏藏傳佛教-兼釋新見西夏文《大白傘蓋陀羅尼經》發願文殘頁〉。《中國藏學》2，2016，頁91-92。

⁴¹ 宋濂撰，《元史》卷七十七。《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0064&page=90>（2020.09.28 上網檢索）。

⁴² 《元史》卷七十七記載：「歲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書省奏，請先期中書奉旨移文樞密院，八衛撥傘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後軍甲馬五百人，抬昇監壇漢關羽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應佛像、壇面、幢幡、寶蓋、車鼓、頭旗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抬昇二十六人，鉦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門大社一百二十隊，教坊司云和署掌大樂鼓、板杖鼓、篳篥、龍笛、琵琶、箏、絳七色，凡四百人。興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儀鳳司掌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每色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凡執役者，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整齊為尚，珠玉金繡，裝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餘里。都城士女，閭閻聚觀。禮部官點視諸色隊仗，刑部官巡綽喧鬧，樞密院官分守城門，而中書省官一員總督視之。先二日，於西鎮國寺迎太子游四門，昇高塑像，具儀仗入城。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於大明殿內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請傘蓋於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衛隊仗列於殿前，諸色社直暨諸壇面列於崇天門外，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於玉德殿門外，搭金脊吾殿彩樓而觀覽焉。及諸隊仗社直送金傘還宮，復恭置御榻上。帝師僧眾作佛事，至十六日罷散。歲以為常，謂之游皇城。或有因事而輟，尋復舉行。夏六月中，上京亦如之。」（宋濂撰，《元史》卷七十七。《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0064&page=91>（2020.09.28 上網檢索）。）

⁴³ 宋濂撰，《元史》卷七十七。《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0064&page=91>（2020.09.28 上網檢索）。

四臂文殊的圖像，這與已往漢地所出現的文殊形象很不相同。漢文藏經扉畫中出現了藏地所信仰的密教文殊形象，這可以從元代西藏有關文殊信仰的密續經典漢譯說起。元代所譯文殊相關之秘密經有《磧砂藏》中所收的釋智所譯《聖妙吉祥真實名經》⁴⁴與《普寧藏》所收的沙囉巴譯《佛說文殊菩薩最勝真實名義經》⁴⁵此兩部應為同一部，通稱為《文殊真實名經》（'jam dpal ye ses sems dpa'i don dam pa'i mtshan yan dag par brjod pa）此部經在藏文藏經甘珠爾被歸類為續部，因此可以判斷其為密續，且在甘珠爾中此經通常被放在密續之首，可見其對西藏的重要性。⁴⁶透過《磧砂藏》扉畫中文殊所執法器為左前手結說法印，右前手持箭，左手持弓，右手持寶劍的形象，與其他文殊造像（圖十）進行比較可以判斷其應為真實名文殊中的敏捷文殊（Tiksna Manjusri）。⁴⁷

除上述外，探討元代西藏對文殊信仰的看重，也可從薩迦派對文殊的推崇來解讀，如在《薩迦世系史》一開始的禮讚文就提及：

象青蓮花般光潔的文殊菩薩，幻化為天神長生世主三弟兄，四位天神以及瑪桑七兄弟等，戲幻舞蹈的天神世系應贊頌。不明究理者稱之為怨怒的金剛持，只知表象說與森波結仇的妙吉祥，他們是尊聖昆氏上師的無垢世系，向這密法成就的昆氏諸賢哲頂禮！⁴⁸

可見薩迦世系將文殊推為自身世系—昆氏家族的傳承來源。此外，從傳承教法來看，薩迦派之主要學說之一的修心法要《離四貪戀》（zhen pa bzhi bral）也被認為由文殊於十二世紀初傳給了薩迦初祖—薩欽·貢噶寧布（sa chen kun dga' snying po/1092-1158）。⁴⁹從上述旁證可見文殊信仰在薩迦一派傳承上的重要性，而元代政權所推崇的即是薩迦派，且薩迦派僧人管主巴在《磧砂藏》雕刊時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推測《磧砂藏》扉畫中出現西藏密教主尊之一的敏捷文殊，也與當時所推崇的信仰有一定的關聯。

從上述對四幅明顯帶有西藏和密教色彩的《磧砂藏》扉畫進行分析，發現這些扉畫中所繪內容皆與當時的西藏佛教信仰的傳入有一定的關聯，且出現的內容與管主八所續雕之秘密經內容上也是相符的。此外，將上述四幅《磧砂藏》扉畫

⁴⁴ 《影印宋磧砂藏經》，第 585 冊，頁 63-74。

⁴⁵ 《佛說文殊菩薩最勝真實名義經》，《大正藏》冊 20，第 1189 經。

⁴⁶ 筆者就可以取得之甘珠爾傳本：有蔡巴系之康熙《龍藏經》、廷邦瑪系之《寶宮》寫本與混合系之《德格版甘珠爾》，於三種甘珠爾傳承系統進行考察後，發現雖因部類前後順序的調動所以經號不同，但皆為密續部中的第一經。（有關甘珠爾系統傳承研究參考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edited by José Ignacio Cabezón and Roger Jackson. Ithaca: Snow Lions, 1996. pp.70-94）

⁴⁷ 郝一川，《藏傳佛教圖像學經典《成就法鬘》之《聖真實名成就法》研究。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碩士論文，2012，頁 45-47。

⁴⁸ [明]阿旺貢噶索南撰，陳慶英等譯，《薩迦世系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頁 1。

⁴⁹ 葉靈毅，《藏文本《杰尊·札巴堅贊造：離四貪戀》釋論之譯著與簡論》。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碩士論文，2016，頁 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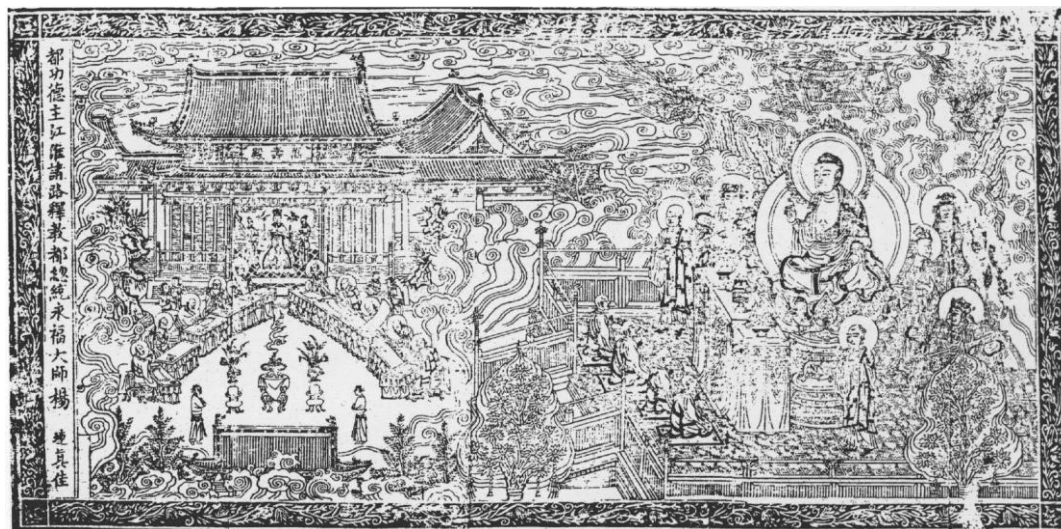
對比另外的四幅《磧砂藏》扉畫，發現雖然另外四幅並沒有明顯的西藏佛教圖像繪於其中，但從繪畫的細節如諸天菩薩的畫法、佛陀的畫法與佛說法座裝飾物的組成可以判斷其應為同一系列之作品。最後推測扉畫中出現此種關聯可能有兩種來源，一為《磧砂藏》之雕刊緣主管主八個人信仰上的支持，二為扉畫內容可能與整個時代的西藏佛教信仰興起有關。

肆、結語

本文透過對《磧砂藏》扉畫之題記與圖像進行分析，發現在《磧砂藏》扉畫當中出現繪有藏地教主以及密教主尊形象的扉畫。因此選擇將圖像內容與刻藏當時的歷史進行連結，得出《磧砂藏》扉畫的風格應與雕刊緣主管主八為薩迦派僧人，以及其續刻之秘密經有一定的關聯。此外，元代《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與《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的漢譯，使當時的中國接觸到藏傳之密續，並將其經中所述之主尊形象刻成版畫，可見當時對此信仰的重視，這也正好反映了當時代中國的西藏密教信仰內容。

然而本研究雖已透過《磧砂藏》扉畫題記，推算《磧砂藏》之刊刻年代與移版問題，也透過圖像分析用以了解當時的繪畫風格來源與信仰內容，但扉畫在藏經當中所扮演的地位與角色意義並未探討，期已往後可以透過更加深入的對藏經扉畫內容進行研究，用以重新檢視藏經扉畫在整部藏經中所代表的意涵與價值。此外，本研究所使用材料與探討，皆著重於元代上層階層的佛教信仰，並未探討一般庶民階層是否也有著一樣的佛教信仰內容，此問題也有待往後更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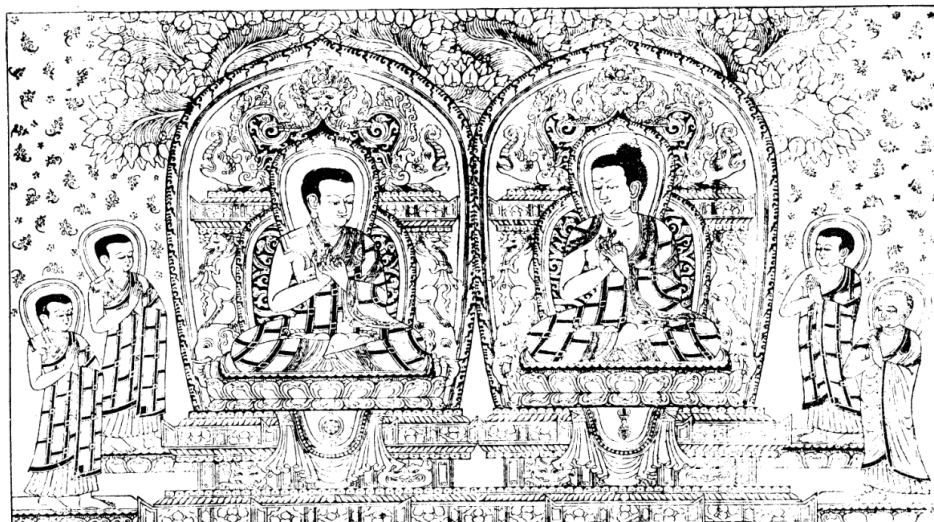
附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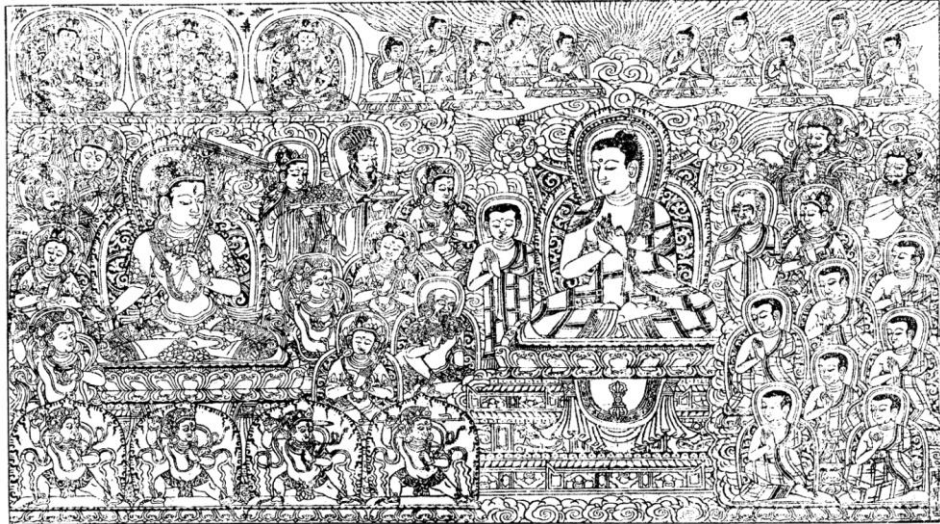
圖一 國圖藏《磧砂藏》卷 73 萬壽殿譯經圖



圖二 《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1，天函釋迦摩尼說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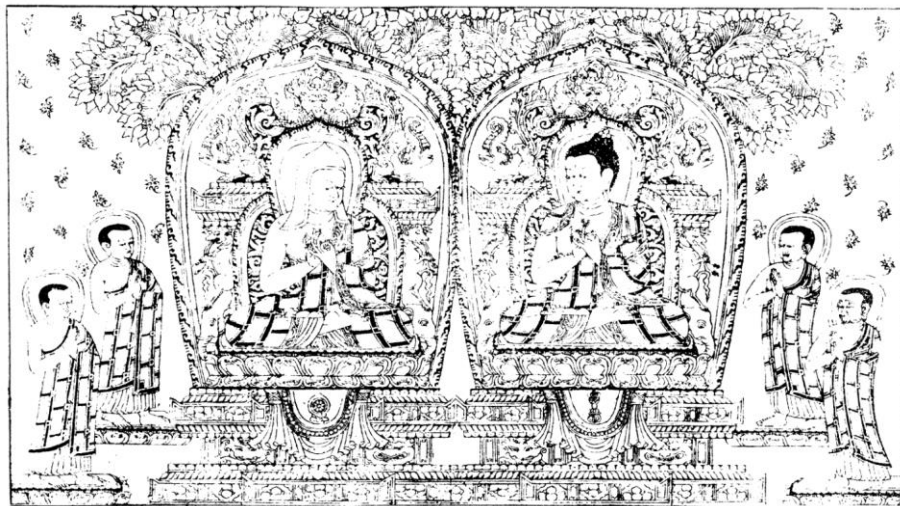
圖三 《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2，地函釋迦摩尼佛與八思巴



圖四 《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3，玄函佛為大白傘蓋佛母講經



圖五 《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4，黃函釋迦摩尼說法圖



圖六 《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5，宇函佛為薩迦班智達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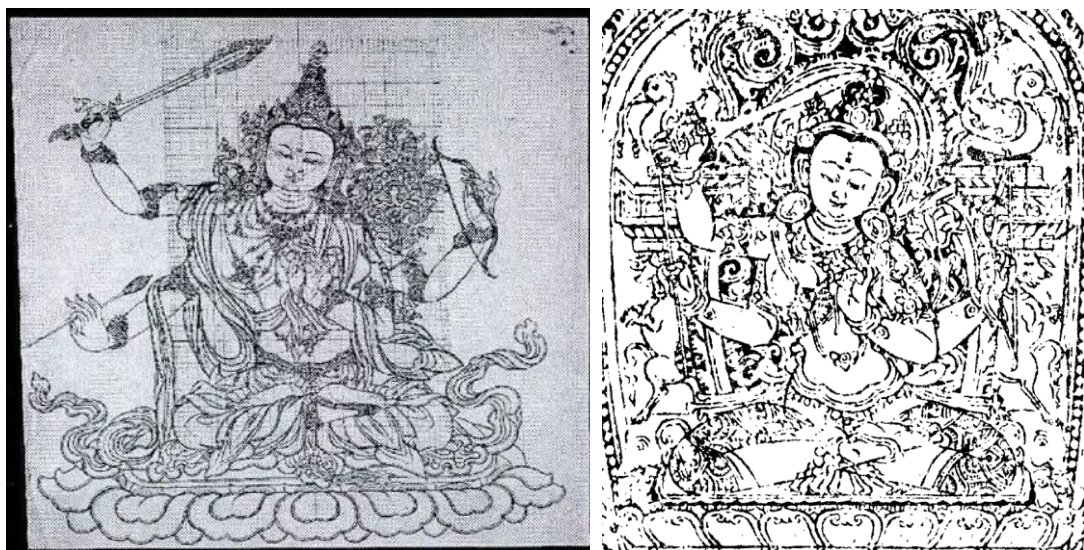
圖七 《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6，宙函釋迦摩尼與文殊師利



圖八 《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7，洪函釋迦摩尼佛與觀世音菩薩



圖九 《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8，荒函釋迦為文殊師利說藥師經



圖十 魯賓美術館藏真實名文殊描線圖與宙函文殊比較

參考文獻

一、佛教典籍

- 《影印宋磧砂藏經》，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193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 經，頁 849。
《佛說文殊菩薩最勝真實名義經》，《大正藏》冊 20，第 1189 經。

二、西文專書與論文

- John Powers.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Buddhism*.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7.
- John Powers. “Tibet and China's Orientalists :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Identity”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Vol. 19 (2018). pp.1-19.
-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edited by José Ignacio Cabezon and Roger Jackson. Ithaca: Snow Lions, 1996. pp.70-94.

三、中文專書與論文

- 〔明〕阿旺貢噶索南撰，陳慶英等譯，《薩迦世系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 〔明〕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撰，陳慶英譯，《漢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 〔法〕王微著，羅文華譯，〈白傘蓋佛母：漢藏佛教的互動〉。《故宮博物院院刊》5，2007，頁 98-120。
- 山口瑞鳳著，許明銀譯《西藏》。臺北：全佛出版社，2003。
- 史金波，〈涼州會盟與西夏藏傳佛教—兼釋新見西夏文《大白傘蓋陀羅尼經》發願文殘頁〉。《中國藏學》2，2016，頁 88-92。
- 李之檀編，《中國版畫全集·佛教版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
-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 李際寧，〈北京圖書館藏磧砂藏研究〉。《北京圖書館館刊》3，1998。
- 沈衛榮、侯浩然著，《文本與歷史：藏傳佛教歷史敘事的形成和漢藏佛學研究的建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
- 周心慧，〈中國古代佛教版畫史綜論〉。《中國古代版刻版畫史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頁 109-212。
- 郝一川，《藏傳佛教圖像學經典《成就法鬘》之《聖真實名成就法》研究》。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碩士論文，2012。
- 宿白，〈元代杭州的藏傳密教及其有關遺跡〉。《文物》10，1990，頁 55-70。

黃士珊著、楊冰華譯，〈西夏佛經版畫再探〉。《絲綢之路研究集刊》，2017，頁 279-309。

葉靈毅，《藏文本《杰尊·札巴堅贊造：離四貪戀》釋論之譯著與簡論》。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碩士論文，2016。

瑪莉·布隆鐸等著，謝惟敏譯，《遮蔽的圖伯特：國際藏學家解讀西藏百題問答》。臺北：前衛出版社，2011。

賴天兵，〈江南抑或西夏—金剛上師膽八與白雲宗主道安題款《普寧藏》扉畫的年代、內容與圖本〉。《西夏學》9，2013，頁 234-242。

賴天兵，〈關於元代設於江淮/江浙的釋教都總統所〉。《世界宗教研究》1，2010，頁 55-68。

四、網站資料

宋濂撰，《元史》。《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0046>（2020.09.27 上網檢索）。